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
第十三回 爵興宗孔雙薦凶徒 葉盛簡當一場敗北

話說凌氏等聽說凌貴興來了，也吃了一驚，躊躇了良久，面面相看，想不出個主意。凌氏道：「也罷！開門放他近來，等我也問他一番，問他為甚只管和我作對。好歹他是我的姪兒，未必好拿我怎樣，媳婦們且迴避了，祈富快去開門！」天來兄弟，見母親這般吩咐，也不敢阻攔，眼見祈富往外去了。不多一會，忽見祈富飛奔進來，大喊道：「老太太！官人！不好了！強盜來了！」凌氏母子大吃一驚，只見貴興跟在祈富後面，嘻嘻哈哈，一路笑著，趕了進來，後面跟著一大群人，也不知多少，彷彿只認得宗孔、美閒、越文、越武幾個，其餘亂哄哄的，一時也難分辨。卻說凌貴興走進客堂，見了天來，一時良心難昧，臉上不覺紅了一紅，胡亂拱拱手道：「老表台請了！」瞥眼看見凌氏坐在堂上，也不覺彎下腰去，拜了一拜道：「給姑母大人賀歲！」凌氏發話道：「貴興！我家同你一向是和睦無事的，你為甚事，近來只管和我們作對？須知……」說聲未絕，貴興也沒有答話，忽聽得宗孔大吼一聲道：「姪老爹！你為何只管同他說話，豈不誤了正事！來，來，來，我給你有話說！」貴興聞言，借勢一溜，就溜到天井裡去。宗孔大踏步上前，一手執著凌氏，大喊道：「你這老虔婆，老不賢，佔據了石室，阻遲了你姪老爹的功名富貴……」話聲未絕，揮起碗大拳頭，就要打將下去。天來連忙搶步上前救護。凌氏又氣惱，又驚駭，身上不由的抖將起來。眾強徒一擁上前，把所有玉石花盆，花梨木桌椅，登時搶個一空。宗孔放光了一雙凶眼，看著眾人都一哄散了，便放了凌氏，一翻身扭住了天來道：「賢甥，你送我一送！」不由分說，拉著就走。天來只得跟了出來。走出大門，只見一眾強徒，已是散的無蹤無影。

宗孔一撒手道：「饒了你吧！」順手一推，天來幾乎跌了一跤，宗孔便揚長去了，一逕奔回貴興家中。

只見眾人手忙腳亂，正在那裡調排桌椅呢。當下重整杯盤，歡呼暢飲。貴興忽然又放下酒杯，長歎一聲。宗孔道：「姪老爹！方才因為玉石花盆歎氣，此刻已經取到，不知還有甚不滿之處？」貴興道：「叔父哪裡得知！我此刻忽然想起，我家連喪二命，雖是他們自尋短見，但是我細想起來，總因為梁天來而起，倘使沒有梁天來這件事，我不至於同妹子破面，我妹子就不至於上吊，我妹子不上吊，我妻小也就不致吞咽。這兩條命，不是都被梁天來害了麼？怎能夠把他兄弟殺了，作為抵命，我才得甘心呢！」宗孔道：「姪老爹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替姪老爹報仇雪恨！」區爵興道：「老表台不知有甚妙計？」宗孔道：「姪老爹有的是錢，江湖上有的英雄。我聞得人說，什麼古語有的，『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』，好歹去找兩個來，一個對一個，怕不結果了他！」爵興聽罷，低頭不答，貴興道：「還是叔父算計得到，但不知哪裡去尋那江湖上的英雄？」宗孔道：「一時哪裡去尋？這個只好放在心上，隨時留心，遇見時便邀了來，還不能馬上就對他說這件事，慢慢的買伏他的心，自然就辦妥當了！」貴興點頭稱是。當下飲酒已畢，各強徒如鳥獸散，不提。

過得幾天，區爵興帶了一人，來訪貴興道：「賢姪前說過要結交天下英雄，我特引這位熊兄來見。」貴興大喜，便問姓名。

那人道：「在下姓熊，沒有名字，排行第七，因此人都叫我熊阿七。」貴興連忙叫置酒相待，熊阿七又講些使刀弄棒的法門，貴興只樂得手舞足蹈。爵興道：「這都不是阿七哥的本行，他擅長的是飛簷走壁，晝夜之間，取人首級，如探囊取物。」貴興益加喜悅。阿七道：「在下何足道！敝友李阿添，真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大爺禮賢下士，早晚當帶來相見。」貴興大喜道：「不知幾時可以同來？」阿七道：「就在近處，如果大爺不棄，明天準定同來。」貴興道：「如此最好，千萬不可失信！」酒飯已罷，阿七要吃鴉片煙，貴興叫人買了一兩來，阿七呼呼的吃個乾淨，方才別去。

到了明日，果然引了李阿添來。另外還有兩人，一個名叫甘阿定，一個名叫尤阿美，一般的都是身材矯健，面目猙獰。貴興一一接見，置酒相待。飲酒中間，忽然宗孔走到，與眾人一一相見，坐下便吃。直等到酒闌人散，宗孔問貴興道：「方才那幾個人，是哪裡來的？」貴興道：「是區表叔薦來的，就打算叫他們去幹那個勾當。」宗孔道：「這都是初交之人，不可就付之重托。我有兩個心腹朋友，相好多年，近來許久不見了，前兩天打聽得他兩人在陳村，我便趕了去，請了他來，所以幾天沒有到這裡。這兩個一個姓簡，名當；一個姓葉，名盛，都是江湖上好漢，殺人不眨眼的。此刻請在我家裡，姪老爹要見時，就請來相見。」貴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早說？請來同眾人敘敘，多幾個人，到底好商量些。」宗孔道：「姪老爹！你聰明一世，為甚要懵懂一時？這是一件機密大事，只要一兩個人知道，方才妥當。若是知道的人多了，萬一風聲傳了出去，豈不誤事！」貴興恍然大悟道：「既這等說，叔父且去請那兩位來。」宗孔道：「請來便怎麼？」貴興道：「就重托了他們！」宗孔道：「爵興薦來那四個呢？」貴興道：「叔父放心！我不叫他們知道便是，我招接著他們，另外有個用處。」宗孔聽了，便起身作別而會。

不一會帶了簡當、葉盛兩個來。貴興大喜，一一相見。宗孔便對兩人道：「我姪老爹同梁天來兄弟，結下了不解之仇，因此要煩你兩位，好歹去結果他兄弟兩個，自有重謝。」貴興接口道：「你兩位果然有膽，去辦了這件事，不管是打死殺死，只要是弄死他一個，我就謝銀五百兩，弄死兩個，就謝一千兩。倘然告到官司，有我這裡承當，包你沒事！」宗孔又搶著道：「官司這一層只管放心，我姪老爹自會打算。這等好機會，你兩位不發個財，也就錯過了！」簡當道：「大爺要差使我們，自當效力。」

貴興大喜道：「如此就重托你兩位，但不知怎樣下手？」簡當道：「這個可不能預定，好在他兄弟開店在省城，住家在這裡，早晚總有往來，最好覷個便，在路上下手，結果他了。」貴興大喜，即刻取出五十兩銀子，送給二人道：「兩位先拿去做茶資，事成之後，另外再謝。」二人接了，連忙道謝。宗孔對二人使個眼色，二人會意，就起身作別，宗孔也跟了出來，邀到自己家裡，問二人討了個八折回用。二人無奈，取出那五十兩銀子，在內稱十兩，交付宗孔。又將餘下的四十兩，分稱做兩份，二人均分了，方才別去。

葉盛拉了簡當，走出村外僻靜的去處道：「今日這事，是你答應的，我並沒有開口。我想殺人償命是一定的，這個勾當我可幹不來。他此刻便道鬧出官司，有他抵當，倘或到了那時，他只推不知道，那便奈何？請你一個人去幹吧。」簡當道：「你真是個呆子，等到殺了人時，拿了你的謝銀，逃得時最好。萬一逃不脫，鬧到官司，少不得他要出來料理。倘使他不肯料理，我們便供出他的主使，看他怎樣！」葉盛道：「你說我呆，你才呆呢！到了那時，任憑你供了他，他有的是金子銀子，拼著花個一萬八千兩，到衙門裡，怕不洗刷的乾乾淨淨，又怕傷了他麼？到了那時，我們更是不得脫身。況且這些狗官，地方上如果出了人命案子，兇犯逃走了，他沒了法子，還常常拿個不相干的人來，苦打成招，硬派他是兇手，拿來抵命，以了他的公事，何況真正兇手到了案呢？」簡當聽了呆了一呆道：「據你這樣說，萬一幹下事情，逃走不脫，就是他肯設法，也是無用的了。」葉盛道：「可不是麼？」簡當道：「此刻銀子已經受了他的了，這個雪亮的東西，好容易到手，難道還了他不成？」葉盛道：「我們不如到省城走一道，在番攤館裡碰個機會，如果發了財，我們就遠遠的走開了，豈不是好？」簡當拍手道：「此計大妙！」二人當下就喚了船，到省城去，一連四五天，十分得手，每人拿著二十兩的本錢，不到幾天，大家身上都有了百十兩銀子了。葉盛便道：「此刻我們有了本錢，我向來聽見說，販私鹽極是好利息。我們何妨去做這個生意？」簡當道：「私鹽太累贅了，我看還是販鴉片煙好。這裡又有聚仙館的林大有，他是個私販煙土的頭腦，我們就到他那裡買了煙，販到四鄉去，豈不輕便？」葉盛道：「那麼我們就辦起來！」簡當道：「且慢！我們的本錢還少，明日再去押兩個寶，每人湊到了二百兩銀子，就好試辦起來了。」

到了第二天，兩人就分頭去賭。誰知從這一天起，連日不利，不到三天，把贏來的連本帶利都輸了。輸的火發，連穿在身上的衣裳，都剝下來去賭，只剩得赤條條的兩條光棍。累得凌貴興在那裡盼望的雙眼將穿，只是杳無消息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